

再見青春－析簡媜〈醒石〉一文

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是簡媜在生命禪悟的過程裏，有系統地以文字整理自己所思所想。書中「萬里天」這組篇章談及「自然與人的互證」；「尋常飲水」這組篇章觸及「生活之腹育」；「行僧」這組篇章是「個我生命之淬練」呈現；「無盡意」這組篇章是敘及「天倫之源流」；「無無緣」這組篇章是說及「人常之初鑄」。假使以統整的角度來看全書，其實就是對生命的另一種圓融的觀照。〈醒石〉一文是載於簡媜《只緣身在此山中》「萬里天」這一組篇章的末篇。若是以作者簡媜所說，「萬里天」這一組篇章是談及自然與人的互證，那麼〈醒石〉一文就是人回歸於自然，生命與自然合一的圓融尾聲。

「青春」一詞似乎已成為生命力的代名詞，但是，誰能永遠擁有青春呢？彷彿隨著歲月流逝，光陰所換來的就是年老與病痛。〈醒石〉一文的主角在陰闇的屋子裏，因為年老、因為病痛，任由疾病啃蝕自己的靈魂，讓所剩餘的生命，也隨著青春的消失，而失去了意義。〈醒石〉一文正是描寫生命在萎謝的當下，主角如何再次擁抱生命，讓昏闇的心靈突破重重陰霾，讓生命本有的光亮重現的一段心路歷程……。

一、對活著絕望

時間的倦跡來了，馱著曠夜的問卷，擲給不眠的人，垂首坐在床沿的她，像個

拒答的囚者。

文中主角將自己當作是一位死囚，昏闇的屋子為牢房，將白晝、夜晚全鎖在門外，時間的間隔模糊了，日子對於罹患重病而她而言，是死刑的無情宣判。屋舍一片紊亂一杯盤殘漬污垢、灰塵密佈、藥片散落，一切就像她的枯死心靈，完全顛三倒四地失了序，絕望的生活失去信心陽光的照拂，生命就在憤怒的淚水中浸泡得發了霉。

空蕩的囚牢裏，除了急促的呼吸聲證明自己還活著之外，另有過期的報紙成為評定自己仍然活著的依據。看著報紙中強暴致死、歹徒槍戰、弊案、污染、戰爭、饑荒……慘不忍卒讀的消息時，她總是叨念著：「日子不能過了，日子不能過了！」算是自己即將棄世而去的一種安慰吧！在生命的末途，主角是自我放

逐的。在死亡號角還沒有吹起時，她已丟下器械，任由死神凌遲，因為她認為，失去了年華就是失去了一切。

二、弔念青春

她把所有的燈打開，屋子裏出現光影：首先蒙在那一幀 5 * 7 彩色照片上，她的側面特寫：黑髮像瀑布剛要起躍、少女的媚眼正想下睫簾、鼻鉤如上弦月、紅唇已用舌尖潤了一圈口水合上、臉色是梔子花初開、衣初如翼．．．這是多少年前的事她不記得？只知道每回一看這照，總想喚醒那張臉，讓她正視一下那飽滿多汁的自己的神采。

讀著這段文字，教我聯想起梁雲坡〈射手〉的詩句「當我老邁時／啊！／正以老花的眼／顫抖的手／撿一根枯乾木棒／夢想削成青春之箭」。照片為生命作證，「我曾經青春、美麗過」這句話不是痴人說夢，但是，夢想著青春再現，就會是一則神話。頻頻觀賞著照片昔日朝陽般、花樣般的青春，叫人又愛又憐，那麼鏡中羸弱的身軀、乾癟暗沉鬆弛的皮肉，就形成一幅不堪入目的圖像。

看鏡中的自己：亂髮、眼神滯澀、嘴唇泛蒼、顴骨高突、臉色如慙了的曇花，最主要是枯瘦，顯得鏡子過大了。她痴痴地凝視鏡面的少女，看久了，也覺得那少女換了一副凶狠的眼光在逼視她，暗藏玄機，彷彿已派出看不見的千手千腳慢慢逼近她．．．

昔日的青春成為今日的諷刺，變成逼視自己羸弱生命的鬼魅。主角的生命跌進了「生老病死」這千古的宿命裏。

三、生命的禪悟

她平平靜靜地走著路，也不哀傷日子已逝，也不反悔燃燭將盡，也不耽溺這豔夏薄晨的花葉．．．像人的一生，路旁的小鳳凰吐著一樹的火舌，蟬的早課是肅穆，她停住，感覺自己將走入夏日的框，如一張人物照，永遠成為天地心情的一部分。當自己將自己囚禁時，生命是窒息的；當戀棧過往，生命成為另一種死亡。

文中主角的仇敵是日曆，日子變得難挨，數著陰陽之隔的日子是那一天？日子成為攫取她生命的兇手，所以，她總是佯裝她放棄了時間，刻意地讓日期停歇，怎知道，結果竟是她自己在茫然的霧中，時間放棄了她。唯有將自己從囚牢中釋放，生命才會開始流動，才會有轉機。

她推開門出去，．．．夜垢都洗淨，她忽然有了童心．．．她無憂無慮地隨

著水姿行走，也不掙扎，也不吵鬧，覺得生命在自然的韻律裏成長、綻花、傳

香、結實、成熟、萎謝，都平安無恙。她感念天色漸漸轉晴，有陽光來訪，使

她冷靜的身子起了一絲絲溫暖的情感，．．．她流了淚，水都溫暖起來。

大地承載著萬物生息與幻滅，在自然生命的消長韻律裏，一切是自然而且毫無情緒的。星雲大師曾開拓的說道：「人生有生有死是自然。」，人類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化為大地塵土本是自然，而且公平。文中主角飽受自己意念折騰，翻滾不安的靈魂，如今返回大自然的擁抱，讓自己的生命的消長相應於大自然的消長，竟是一種放鬆的溫暖，宛如靜謐的夜色乍見陽光，重新看見了生命新的意義——自己原是天地的一部分。

四、重新詮釋生命

原來她把世界看反了。百年視水與三歲觀河，誰的視野深闊？她既慚愧且喜

悅，有一種前嫌盡釋、又被納入懷裏的感動。

當主角被尖石刺到腳，她由黑石的筋血聯想到髑髏的速繪圖，就握在手中把玩，行走於林間，相遇了一位孩童，不相識的兩個生命開始了生命的對話。

「昨晚，是你在哭嗎？」

她羞赧地承認了。

「為什麼哭？」

「因為，」她望望天，說：「因為，我．．．生了一種可怕的病．．．」

「哦？」孩童十分不解，努力地想像，問：「像毛毛蟲那麼可怕嗎？」．．．

．．．「這是石頭嗎？」孩童拿著黑石在手上把玩，正面瞧，反面瞧。

「像什麼？」她問，那幅髑髏線條正對著她。

「嗯，有一個小朋友。」

「不治之症」與「毛毛蟲」；「髑髏」與「小朋友」的對話，烘托出強烈的對比，而這強烈的對比，正是對生命不同詮釋的結果。對生命的看法會隨著輕鬆抑是嚴肅的態度，而產生焦距形象的差異。

時間的健蹄馱著她，開始了生命的過程裏令人難以闊步的夢遊，她把這個世界

的重量都託給那一顆小小的黑石及那個孩童。自己卻無憂無慮地遠行著。

豁然開朗地看待自己的生命，如同在欣賞著花開花謝，全無負擔時，時間再也不是鬼魅，而是同遊的夥伴。「有一天，世界來不及叫她。」因為她與時間同歸於自然。

<醒石>一文主角的最後生命與自然合一的圓融尾聲，可以與史帝文生的自輓小詩<安魂曲>「我生得歡暢也死得甘願，／我如此躺下，無掛無牽。」相映：

在那廣闊的星空下面，

掘一座墳墓讓我安眠。

我生得歡暢也死得甘願，

我如此躺下，無掛無牽。

請你把這首詩為我刻上：

他睡在自己嚮往的地方；

舟子已歸來，歸自海上，

獵人已歸來，歸自出崗。（余光中譯）

對於生命的看法角度改變了，自然「青春」一詞的意義就可以重新詮釋。全心自

然地懷抱生命，一如欣賞四季的變幻。「青春」的展現不再是指年輕的生命，而是指自我沈澱的渙然一新。